

陸叔遠

Loh Suk-yuen, Robert

電影美術指導
時裝設計師、藝術家、策展人

個人經歷

▲ 陸叔遠 (Robert Loh) ，1946 年 12 月 22 日出生於香港，祖籍浙江嘉興。

1970 年畢業於美國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廣播電影電視系。回港後擔任 TVB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電視節目製片及導演，後轉入廣告公司任職。1970 年代中期，陸叔遠邁入時裝設計領域，為 MICHEL RENÉ、Sahara Club、Reno 等品牌擔任男裝設計師。

1985 年經攝影師、導演翁維銓先生介紹，陸叔遠為陳欣健導演之《平安夜》擔任美術指導。展現出的超現實美學風格，讓他初入電影行便一舉奪得第 5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榮譽。

1990 年代，陸叔遠於荷蘭任職服飾品牌 Mexx 男裝設計總監。亦曾擔任知名服飾品牌 ESPRIT 亞太地區形象總監，開發環保、社會、文化等相關項目。

陸叔遠從事藝術創作長達十餘年，曾多次舉辦藝術展及擔任策展人。展覽包括針對盲人以及非盲人觀眾的「眼球背後 Behind the Eyeball」，食物主題展覽「你可以吃的 All you can eat」。1997 年，他擔任了香港回歸交接儀式文化顧問。2010 年，他幫助協辦德國閃電電影節及馬爾他電影節在深圳落地展映。此外，他還是「香港飛碟協會」客座講師，課題包括地球生物學、卡拉巴哲學、愛爾蘭神秘學、埃及文化等。

2016 年，陸叔遠首度主演由內地青年導演楊平道執導的電影《好友》。2020 年，陸叔遠自編自導自演由三十位非職業演員參演的半紀錄半劇情式實驗電影《遊輪上的故事》。

參與電影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
1985 年	《平安夜》(導演：陳欣健)	美術指導	天恆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第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
1985 年	《飛虎奇兵》(導演：余允抗)	美術指導	新藝城影業公司	香港	
1986 年	《歌者戀歌》(導演：柯星沛)	美術指導	藝能影業有限公司	香港	
1987 年	《朝花夕拾》(導演：胡珊)	美術指導	星輝影業有限公司	香港	

陸叔遠：不是，他是攝影師。他剛從美國回來，我剛巧要拍一個襯衫廣告，就找了他做攝影師，我就做創作總監。我們當作法國廣告那樣搭建了一個佈景出來，街邊的咖啡廳，在草地上野餐那些東西，我當時認識的 Peter Yung。做完廣告公司……我在廣告公司做了兩年多，那時候薪水很高。

劉天蘭：你做了兩年多廣告？

陸叔遠：是的，做了兩年多，但是我還是想做 fashion，就跳槽去做 MICHEL RENÉ（馬獅龍）的 designer（設計師），那時候我還沒學過時裝設計，尺寸那些也不懂，但是那個老闆就說：「我見了三十多位設計師，你好像最正經，又不戴耳環又不會穿金戴銀的，你的品味也不錯，我就請你吧」，那時候薪水也沒有很高，好像只給我二千多元，但是我在廣告公司的（薪水）已經三千多元了。

劉天蘭：但是想做 fashion，所以你就走了。

陸叔遠：對，我就一邊做一邊學，也很好玩。後來公司老闆（陳瑞球）¹⁰，即是長江製衣廠的老闆，他們原本要開百貨公司，但現在不開了，讓我設計一個男裝「嘜頭」（品牌），我就答應了，於是我就設計男裝品牌，全部都交給我決定，即是商標名、T 恤、廣告、裝修，全都交由我去做。我就一直做，有很多遊埠機會，去了日本，去了巴黎，還可以去米蘭，對我來說是開了眼界。去到國外除了看商店，我們就去看博物館，去看 flea market（跳蚤市場），我最喜歡這些東西。後來又去看了那些跳舞的地方，看看別人穿甚麼衣服，發覺每個城市都不一樣，因為跳舞的風格也不同，吸收了很多東西。

劉天蘭：那個男裝有沒有一個名字的？

陸叔遠：有，其實那個男裝也帶給了我很多快樂，第一品牌就叫 Sahara Club。

劉天蘭：嘩！原來是你做的！

陸叔遠：是的。

劉天蘭：Sahara Club, OK!

陸叔遠：然後有兩個廠家，就是做生產的，挖我出來做 Reno。

劉天蘭：又是一個大品牌。

陸叔遠：Reno，我三十萬就幫他起家了，用遍了深水埗那些布，那頂帽也是我幫他畫的，還幫他設計好店舖的裝修……

劉天蘭：整個形象。

¹⁰ 陳瑞球於 1949 年創立長江製衣廠，MICHEL RENÉ（馬獅龍）為陳瑞球於 1976 年創辦的品牌，包括男女西服套裝、休閒便服和配飾系列。

陸叔遠：因為那時候我們頻頻去日本取經，當時我在香港還認識了一班設計師，Vivienne Tam（譚燕玉）、Philip Kwok、Tenny Cheung（張新耀）（劉天蘭：還有阿豪，黃健豪。）是的，我們一班人，每逢星期六就去 Disco Disco（七十年代蘭桂坊夜店）跳舞，會互相打電話問今天穿甚麼顏色的衣服。

劉天蘭：大家約的？

陸叔遠：是的，大家約的，今天穿紅黑的，那麼大家就都穿紅黑色，去到 Disco Disco 我們也不認識別的人，就圍一個圈跳舞，跳完舞就去吃宵夜，周末就是這樣了。

劉天蘭：那時候應該是七十年代末？

陸叔遠：是的，大約是。

劉天蘭：1976、78 年左右。

陸叔遠：那時我認識的那些朋友，他們就比較紅，Illustration Workshop¹¹（插圖社）那些人，他們和一些日本的雜誌合作……（劉天蘭：BRUTUS、POPEYE（雜誌）……）但香港就出了《號外》，《號外》經常打電話來，還問我們在哪裡理髮的，我說自己剪的，結果就登出來，只有名字，不知道我們長甚麼樣的。

劉天蘭：那個年代的香港年輕人很有趣。

陸叔遠：很好玩的，很好玩。

劉天蘭：在這些有趣好玩的東西中，在 Disco Disco 跳舞的同時，在你腦海中電影在哪裡？

陸叔遠：那時候因為香港都是打打殺殺那些電影，或者是一些笑片（喜劇），和我在學校讀的藝術電影很不同，所以我沒怎麼想的。但是那時香港電視（業）很不錯，那時有譚家明，（劉天蘭：有甘國亮。）我在電視台做編導時認識了譚家明，他拍了《七女性》（1976），我很喜歡，因為他也是影評家，他又和我很聊得來，因為他也知道歐洲電影那些，他是影評（人）嘛，就很聊得來。我看到他拍了一部《七女性》，是屬於很歐洲藝術片的方向，我也很想做他那些工作，即是做一個編導或者導演，我也去過香港電台面試，不過他們沒請我。

劉天蘭：即是你在做時裝的時候？是甚麼時候去香港電台面試？

陸叔遠：我做完電視台（無綫電視）之後開始找工作，但是就找到了 fashion 那份工，就做時裝了。我補充一下，那時我們也是電影迷，唯一可以看電影的地方，可以看到歐洲藝術片的地方，就是法國文化館，喜歡電影的人全部都聚在那裡，例如 John Wu（吳宇森），他那時候在做張徹的……（副導演），還有金炳興¹²，很多當時香港那些……（劉天蘭：羅卡拉。）是的，全部，我一下子全認識了。他們還辦了一個實驗電影（展），還找我去做評判，那時我還是小孩子，吳宇森帶我去尖沙咀見章國明，當時他還在工廠裡工作，但他拍的八厘

¹¹ Illustration Workshop 插圖社：七十年代末八位志同道合的設計學院畢業生：郭立熹、吳鋒濠、蘇澄源、黃健豪、莫康孫、關海元、張新耀和李錦輝成立的一個以 Freelance 形式接工作的設計公司，多數幫雜誌或時裝品牌做設計，《號外》的 logo 便是由插圖社成員黃健豪設計的。

¹² 金炳興：資深影評人、電影編劇、導演。六十年代中，繼羅卡和陸離之後，曾主編《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並撰寫影評、新詩及電影專論。1971 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部電影講師，1973 年與部分學生及好友創辦了火鳥電影會。1970 年代末期入電視台任劇本編審，1980 年代投身電影界參與電影劇本創作，1983 年自編自導處女作《我為你狂》。金炳興後移居加拿大。

米（菲林）真的很厲害。我們很喜歡這個年青人，做的東西那麼厲害，是有聲音的，剪接得也很好，我們外國回來的人就很想提攜他，帶他去電影會看電影，把我在美國學到的東西講給他聽，也講了 Sam Peckinpah（森·畢京柏）¹³暴力美學的東西，影響了他拍《點指兵兵》（1979）的結尾，那裡超級暴力的，他也拿了金馬獎。他經常說「我很崇拜陸離、陸叔遠」怎樣怎樣，我說你自己很厲害啊，你自己就差不多是香港 Steven Spielberg（史提芬史匹堡），果然他後來自己做了導演。

劉天蘭：我看過你的資料（發現），你的興趣、能力和 talent（天賦）如此豐富，都是由某個階段起與電影走在一起，即始於那部《平安夜》（1985）……

陸叔遠：那時是我的第一部戲，1985年¹⁴，其實距離我畢業至少有十五年。

劉天蘭：你讀完電影後，真正接觸電影是十五年後。

陸叔遠：那時我就有點厭倦造男裝 casual wear（休閒裝）那些，Peter Yung 就問我想不想做美術指導？他可以介紹陳欣健導演給我，陳欣健有一部新片要拍，叫我去試試，我就說好啊，可以試試。見到陳欣健之後，他給我看劇本，他說這部片是講香港未來五年的故事，所以（美術）可以發揮一點，因為有一點未來色彩。我看到你們的問題提綱裡有一條問題，說這部戲是不是超現實？我覺得又未去到超現實，但是他說有一點未來的。我讀電影時就發現，歐洲電影有一個崗位叫 Scenariolist，（職責範圍廣）闊過美術指導的，Scenariolist 就是場面設計師，他是甚麼呢？美術指導就是造佈景和造型，但是場面設計師看了劇本後，可以想一些劇本沒有的場面，能把那個故事的潛質發展得更好，建議給導演。

《平安夜》就剛好可以用到這件事，我讀電影時，我最喜歡做的事情是暗喻，英文就叫 metaphor，因為歐洲藝術電影全部都可以看三次的，第一次看故事，真的很享受地看，第二次去看，就看那些謎語，因為它隱藏很多謎語，很多暗喻，我最喜歡就是做這些。

我做美術指導時，也不管導演知不知道，我放了很多暗喻在裡面，因為這部戲也是講故事的，我看了《平安夜》的故事，就是女主角王小鳳，就是很……怎樣說呢，她心理很極端，可能也有一點變態。陳欣健這部戲很前衛，是說（一宗）女同性戀謀殺案，一開場王小鳳就殺死了胡茵夢，（她演的）是王小鳳的女朋友，是一位模特兒。當我明白了王小鳳的角色之後，要設計一間屋給她住，要設計她的服裝，那我就有得玩了，我設計的服裝和佈景全部可以講故事的。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導演說要有一場廝殺的戲，在浴室裡面。我說浴室那麼小，怎樣有個槍戰呢？可不可以設計一個大一點的浴室給你呢？他說可以的。於是（製作組）在鳳輝臺租了間舊屋，樓底很高，是一棟很殘破的舊樓，我在裡面找到了很多剩餘物資，有些很大的鏡子，有些很舊的傢俬，我就用了其中一間房，二十五呎乘二十五呎，很大的，我就對導演說，我幫你造一個浴室，裡面有一個浴缸裝滿泥漿，你可以把那些「壞人」浸死在泥漿裡，你可以這樣用，這樣比較特別一點。他也覺得好。因為王小鳳可以洗一個泥漿浴，只有她一個很漂亮的樣子，弄些煙吹過，等她爬出來就滿身都是泥。為甚麼要用泥呢？因為看起來很骯髒，再難聽一點（看上去）像 shit（糞便），這是最厲害的 metaphor 暗喻，但是視覺上是很好的，我是想說出她的性格就是這樣，那麼導演全盤接受了。其實那個靈感來得很快，我一想就想到了。

¹³ Sam Peckinpah（森·畢京柏，1925–1984）：美國導演，擅長拍西部片，是二十世紀頗具爭議的導演，他發明了多項動作片拍攝手法及新理論，對後世美國電影界貢獻厥偉影響深遠，被譽為暴力美學電影的開山鼻祖。他亦影響了一代香港電影導演，包括吳宇森、徐克、杜琪峯等。

¹⁴ 此處受訪者口誤，將「1985年」說成了「1986年」。

其實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我設計了一個 phallic symbol（陽具符號），但是沒有人看到亦都沒有拍到……

劉天蘭：沒有拍到嗎？

陸叔遠：拍到，但沒有人知道。

劉天蘭：沒有人意識到，沒有人明白。

陸叔遠：這個我可以說，你不喜歡可以剪掉。

劉天蘭：好的，你說。

陸叔遠：其實那一個 phallic symbol 就是一個黑色的浴缸，（看起來像是）有一個陽具指著你，有兩個圓形的房，是塑膠窗簾，看起來很像陽具的，一個是花灑，一個是坐廁，都是鐵通圓形，整體來看就是被更大的鐵通圓形的黑色膠布簾圍著，其實就是一個大的陽具符號。

我那時候很喜歡 Francis Bacon¹⁵（法蘭西斯·培根）的畫，因為在他年輕的時候，他設計「鐵通」（空心鐵管）家具，所以我就用了他的「鐵通」（元素）。他的油畫當中有一個畸形的人，蹲在那些「鐵通」上，蹲在那些坐廁上，而王小鳳有一個助手也是駝背的，很適合那個角色。那位探長被她擄劫後，被綁著鎖在花灑那裡，周圍都是鐵鏈，所以這個佈景亦好像一個鬥獸場，有廝殺在裡面，亦是一個馬戲班，馬戲班是圓的，因為王小鳳的助手，他有些滑稽的動作好像在跳舞。所以一個佈景，我造了三樣東西在裡面，一個是致敬 Francis Bacon 的畫，一個是鬥獸場，一個是馬戲班。

我一想到這個創意也不去想第二個了，立刻就按照這個造，畫好了圖。陳欣健也做得很用心，他們設計了一塊木板蓋著浴缸，木板上造了兩個洞，那個壞人就從下面伸出來兩隻腳，上面鋪了一些泥，看上去就好像他已經浸在浴缸裡面。另外（這個畫面）之前有一個探員抓著壞人的頭，塞進泥漿的鏡頭，所以說電影真是好，像魔術，可以做到這些東西，讓你看起來以為他真的浸在泥漿中。

有趣的事就是，王小鳳真的很合作，我也很敬佩她，因為拍攝很艱苦，在冬天裡拍一場這樣的戲。那些道具師傅也很聰明，他們去找塘泥，塘泥比較細，他們用篩子篩走那些小石子，浸在浴缸裡，我說這麼冷，不如倒幾桶沸水進去，暖一點，但是那些泥很快就變成像雪糕那樣，還是冰凍的。王小鳳幾乎全裸（演出），只有幾塊紗布蓋著，她只讓美術指導進去，我就去把那些泥塗在她身上。當時她真的犧牲很大，等她走出來浸入浴缸，結果浸不下去，浮了起來，因為 density（稠密度）很高，我就按她下去，凍冰冰的，我真的覺得她做演員犧牲很大。

劉天蘭：不容易吧？

陸叔遠：不容易，因為要浸很久，又要拍一個漂亮的樣子。陳欣健也很好，我給他的建議，他也會採用。

¹⁵ Francis Bacon（法蘭西斯·培根，1909—1992）：英國畫家，其作品以粗獷、犀利，具強烈暴力與噩夢般的圖像著稱。中後期作品主體為在狹小空間內的玻璃或金屬幾何籠子裡的抽象雄性肖像，背景通常為極平坦的平面。

劉天蘭：你的建議那麼特別，那麼好，最主要是能幫這部戲嘛！

陸叔遠：怎麼說呢？他很接受（我的建議）吧，我其實也沒有戒心，未曾入過電影界，我有甚麼想法就拿出來，怎知他竟然全部接受。道具師傅李錦仁又是一流，當時是我第一部片，我也不是很懂得畫佈景，一道門有多高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要全畫出來，是他幫我把尺寸列出來，很快便搭建了佈景。等佈景搭建好，我自己都嚇一跳，嘩！很可怕！

但是其實拍電影也會有些邪門的事情發生，Tarkovsky（塔可夫斯基）以及 Ingmar Bergman（英瑪褒曼）的攝影師 Sven Nykvist（史汶·尼克維斯特）他們都說攝影機裡面是有「魔」的，Ingmar Bergman 攝影師（Sven Nykvist）的兒子，溺水死了。我拍《平安夜》時，他們劇本有一個燒焦了的「死屍」，那些我們不懂造，都是交由製片去做，但我也要在場。當時，我就收到電話說我媽媽過世了，我真的很震驚，我就想起真的沒有錯，這可能是我進電影界的一個祭禮也說不定，我是真的覺得犧牲了我媽媽……（哽咽）我也有些情緒化，不好意思。當時我就立刻停拍了，飛去加拿大，兩個禮拜後再飛回來，繼續做那部片。但是幸運地，我找了兩個朋友來頂替我，他們做得很好，那部片也終於拍完了。

劉天蘭：不只是拍完，最後拍完還拿了（香港電影）金像獎¹⁶。

陸叔遠：是的，我也覺得很奇怪。

劉天蘭：你的第一部戲就已經拿金像獎了。

陸叔遠：我也很奇怪。我唯一在電影界的朋友就是王小鳳，到今天我也會每個星期和她通電話。（劉天蘭：是嗎？）是的，她有時也會講起這部片的午夜場，當時我也不懂，她說午夜場都是爆滿的，觀眾們還要坐在樓梯上看。

劉天蘭：那麼你覺得第一部片，你的創意導演接收後而且也執行了出來。你當時也是叫美術指導的對吧？香港沒有歐洲那個叫場面設計師的銜頭。

陸叔遠：那場浴室的戲本來劇本是沒有的，所以我就做了場面設計師的工作。（劉天蘭：那個功能。）是的，美術指導只是按照劇本執行而已，做造型，造佈景，但是劇本不會寫出來佈景是怎樣的嘛。

劉天蘭：劇本不會寫得那麼細節，很多時候只有四個字、兩個字而已。

陸叔遠：是的，所以我讀書的那些東西可以用得到，例如說服裝，那時候也沒有甚麼預算，例如突然間有一場戲，導演說，需要一套新的服裝給王小鳳穿，不過要表示出她的性格，那些探員進了她的家被她襲擊。但我沒有預備這一套服裝，我就找了王小鳳的助手，她有一套西裝，我就把那套西裝反過來用，將裡面的穿在外面，前後面調轉，那就表示她的性格，她的腦袋是反轉了的，inside out, back to front（由內而外，從前至後）。結果也挺好看的，因為後面是個 V 字，兩個 lapel（翻領）飛了出來，好像翼一樣，前面是直的、黑色裡布，（下身）穿了一條黑色的緊身褲，額頭也是黑色的，塗上黑色，拿著支光管去打人。不過，也未必拍得到，因為很黑，所以我發現美術指導很需要（和）攝影師配合，你造了一些東西出來，能配合他拍攝才會有效果。

¹⁶ 1986 年，陸叔遠以《平安夜》獲第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

陸叔遠：是的。其實是好的，因為沒有預算，沒有錢，才更能迫使你創作。

劉天蘭：對，資源不豐富的時候反而會逼出一些創意。

陸叔遠：是的。

劉天蘭：聽起來你拍《平安夜》拍得很高興，創意又可以實現，導演也接受，也拿了獎。

陸叔遠：很幸運的，很幸運的。

劉天蘭：然後怎樣呢？密鑼緊鼓地拍戲了？

陸叔遠：然後有很多電影公司打電話來，叫你拍戲。

劉天蘭：因為你三千元也能造好一切。

陸叔遠：我不知道，但我也要吃飯，也需要有收入，那麼就甚麼片都接，第二部片就是《飛虎奇兵》（1985），但是一點也沒得玩，全部都是兵營、制服、開槍。

劉天蘭：余允抗（導演）的《飛虎奇兵》。

陸叔遠：對的，沒得用我自己創作出來的，但也交貨了。

劉天蘭：那麼接下來哪一部是你覺得有創作、創意空間呢？你有很多作品，《歌者戀歌》（1986）、《朝花夕拾》（1987）等等。

陸叔遠：那些片都有（能發揮的）地方，如果你說我將學習到的東西用出來，用到暗喻這件事，我都盡量去用。像你提到的《朝花夕拾》，夏文汐是（演）一個很漂亮的外星人，來了地球卻回不去她的星球。我就給導演提議一個設想的場面，男、女主角可不可以去一個小碼頭，看到有人在釣魚，釣了條魚上來，魚離開了水，就在碼頭上的木板上彈跳，男主角就向那個人要了那條魚，丟回海裡。即是表示那條魚可以回到水裡，即是夏文汐能夠回到她的星球，即是一個小的片段就可以刻劃出這個故事。夏文汐那個星球，所有家具我都是用海底生物來設計的，魚、尖尖的鰭，諸如此類，所以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就可以發揮到整部戲，有一個這樣的 concept（概念）。

劉天蘭：很好！你剛才說的那個 Scenariolist（場面設計師），其實後來慢慢再發展，有個職銜叫 Production Designer（美術總監），其實就不只是造佈景、服裝，而是幫助到整部戲整體的製作風格，甚至真的像你一樣設計一些場面出來。香港的電影再走下去是有（這樣的職銜），不過我們香港電影職銜的名字到今天仍然有些雜亂，有時叫 Art Director，美術指導還是藝術指導呢？一陣又有美術總監，一陣是服裝總監，其實還沒有統一。

陸叔遠：是的，其實我最可以發揮的戲，是2003年徐克的《書劍恩仇錄》（未拍成）。1986年¹⁸Bertolucci（貝托魯奇）拍了《末代皇帝》（1987），我就非常欣賞那部戲。徐克拍《書劍恩仇錄》給了我 Production Designer 這個位置，薪水又是非常之高，我很喜歡，就接了這個項目，當時是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出資的，當時聽聞是八千萬（製作費）。在看了劇本之後，我想了非常多的暗喻，以及場面設計的東西，我可以舉例，雖然很可惜這部片拍不成。

劉天蘭：我剛剛想問為甚麼你的作品履歷裡沒有呢？

陸叔遠：為甚麼呢？因為2001年有「911」（美國恐怖襲擊事件），八千萬的電影預算，未開鏡已經花了一千五百萬，我也都造了一千五百套服裝出來，全部造出來了。當時是很大的製作，請了張藝謀的攝影師，我和他聊燈光設計，說起《末代皇帝》那些燈光分析，他說：「原來你也很懂這些東西的。」我說：「你們在北京怎樣打燈啊？電影學校怎樣教的？」他說：「我們有間屋，我們每天都要打不同的燈，（老師）出題目，憂愁的、恐怖的、搞笑的，我們甚麼燈光都要用那間屋來試。」很有趣的。

我可以說說《書劍恩仇錄》，其實有很大的挑戰，但我很享受。例如，有場戲是范冰冰演的，當時我也不知道范冰冰是哪位……（劉天蘭：2003年？）是的，她很漂亮，演一個藝妓，要弄一個陷阱在她的床上抓住乾隆皇帝，我就要設計她的寢室。這個乾隆皇帝是被床上的機關捉到的，我需要（利用）道具說出這個片段。

首先我設計了一張床，真的找到一個這樣的典故，是一個盒子的樣子，龍床就在裡面，但是就有四個屏風蓋住了那張床，外面是山水畫，裡面是花鳥（畫），你揭開盒子才能進去，機關就在那裡。我造了一張那樣的床，整間寢室都是紅色的，有很多漆器盒子……（劉天蘭：lacquer 漆器。）漆器那些，布帳也是紅色的。但是真的（用來）講故事的，就是一個雕鏤的架子在窗口，有個鳥籠在那裡，我放了一隻黃鸝在裡面，用黃色短的繡花（布）蓋住，就是籠中鳥的意思，即是皇帝入了寢室，他揭開看看，他自己就是籠中鳥。

劉天蘭：他自己就是，我以為范冰冰才是。

陸叔遠：不是，范冰冰就是捉他的那個人，所以我才可以造這些佈景……

劉天蘭：在哪裡，那時候你造的這些東西在哪裡？

陸叔遠：全部給了製片。

劉天蘭：電影沒有開拍？

陸叔遠：其實我們做了很多資料搜集。北京也有一位美術指導，很厲害，年紀很大了，他們造了很多街景，那些我們不懂造，即是開甚麼店鋪之類。他們搭好了佈景，很大規模的那部戲，有很多機會給我玩我（喜歡）的那種美術，我那種創作。

例如，我在蘇州花了兩個月（時間），在一個三百年的服裝廠（工作），那個廠長是第三代（負責人），他的祖父、父親都是北京京戲的專家，他就是國寶，叫李榮森¹⁹，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當時清朝那些東西，全部

¹⁸ 此處受訪者口誤，將「1986年」說成「1999年」。意大利導演 Bernardo Bertolucci 貝納多·貝托魯奇，1986年於中國拍攝《末代皇帝》，影片1987年上映。

¹⁹ 李榮森為家傳製作劇裝戲具的第三代傳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陸叔遠：MEXX, M-E-X-X, 老闆就說：「Robert (陸叔遠), 我發現你有分析頭腦, 你現在不用做男裝部門了, 我現在派你去法國南部學香水。」我說：「我的鼻子很普通的。」「可以的, 我們要出香水, 你去吧, 我們已經定好了。」結果我去了法國南部 Grasse (格拉斯) 那邊。

劉天蘭：要你去 Grasse 開發香水？

陸叔遠：我去到那邊, 對那位校長說我的鼻子很普通的, 他就問我那一籃蘋果、一籃橙子, 你閉上眼能聞出來嗎？那我又是可以的。

劉天蘭：多給一籃檸檬也可以的, 他真的有趣！

陸叔遠：我住在那些小小的酒店裡, 很精緻的, 有泳池, 天天吃龍蝦, 魚子醬, 老大！我是來打工的！之後我就去上學, 上學時他給你一瓶香水, 只有九種東西, 第一層有兩種, 玫瑰花和茉莉花, 第二層有三種……

劉天蘭：叫你學區分？

陸叔遠：是的, 但是我甚麼也不懂啊！

劉天蘭：你說你鼻子很普通的。

陸叔遠：我也不知道香水是甚麼來的, 但原來香水好像音樂一樣, 三層, Tina, 你應該有所認識。

劉天蘭：懂一點點。

陸叔遠：揭開瓶蓋是第一層, 區分玫瑰花和茉莉花, 有一隻像筷子一樣的東西浸入去, 玫瑰花的聞一聞, 過了一分鐘後你再聞, 玫瑰花的味道就消失了, 茉莉花會久一點, 兩種混在一起, 你會先聞到玫瑰花的香氣, 褪去之後就留下茉莉花的味道, 即是 (香味) 會轉的, 很神奇。到了第二層又有三種…… (學完) 之後又要考試了, 要我把香水調出來 (笑)。要計算它的份量, 散發多快, 怎樣怎樣的。後來我遇到真的在那裡讀書的學生, 我問他：「你們考試是怎樣的？」「我們要靠鼻子把四百種東西分辨出來」「你怎麼做到這種職業的？」我看到電視台有一個比賽, 蒙著眼睛誰聞出最多品牌的香水, 就可以拿獎金, 那我就去試試, 怎知我拿了第一名, 所以香水公司就請我囉！」「你們的鼻子真厲害, 香味記憶很厲害。」(知道這些後) 我還是算了吧, 我學完就回去了, 開始設計香水瓶。

劉天蘭：那你有沒有設計香水？設計香水瓶對你來說不是問題, 是視覺上的東西。

陸叔遠：他們也推出了一瓶, 始終不是名牌, 但也出了一瓶。

劉天蘭：即是 house brand (自家品牌) ？

陸叔遠：House brand, 但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劉天蘭：很有趣。

劉天蘭：還在嗎？

陸叔遠：她就掌管 Eco Desk。

劉天蘭：她去了澳洲了。

陸叔遠：她現在在澳洲，當時她還在香港，我是和她合作的，但美國（Esprit）那班人很厲害，我跟著他們的路線做。其實中間我跳了很多，我從歐洲回來後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可以一會再補充，我其實有一點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畫畫。我拍攝過雲南山區的紀錄片，關於少數民族的。我的畫室在深圳梧桐山，那裡有幾千個藝術家，我應該是那裡唯一的香港人，因為有一個畫室，我認識了很多朋友，都是很棒的人。在大約三年半前，有一個拍電影的朋友，很精英的一個深圳人，英文很流利，還去過南極拍片，拍過天坑，他是個 trouble shooter（麻煩解決能手），和那些外國人一起做紀錄片。有一天，他突然打電話給我，說了沒幾句，我就做了男主角。

劉天蘭：出鏡演出？

陸叔遠：出鏡，一部藝術片的男主角。對我來說，我本來是做幕後的，為甚麼突然間會這樣呢？就是他突然介紹一個人給我，叫楊平道，三十五歲，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高材生，他寫劇本很厲害，要找一位七十歲的演員，最好是非演員，演一個農民。所以當我見到他，他說：「原來你知道這麼多關於電影的東西，你的年齡和樣子都可以，但我喜歡的是你說話沒有氣，我最喜歡這一點。」（笑）但是我不懂做戲的，我笑了一陣子，接著他就讓我試鏡，把劇本拿給我看，我試鏡的內容是要做一場在天然熱水……（劉天蘭：溫泉。）溫泉，要演在那裡死亡的一幕。我演完之後，他覺得有些驚喜，另外他還叫我講一段獨白……

劉天蘭：講甚麼語言的這個？

陸叔遠：講廣東話，慶幸。他們就是要提升嶺南電影，導演很喜歡我演的兩場戲，於是我就拍了。

劉天蘭：做演員很艱難吧？

陸叔遠：但我真的很享受，我不收錢的，他們當時要給我七萬元，後來不夠預算，問我可不可以收五萬？我就說不用給了，你們是做藝術片，不用收了，我將五萬貢獻出來，他們還說不行，一定要我收。

劉天蘭：那部戲叫甚麼名字？

陸叔遠：叫《好友》（2018）。

劉天蘭：《好友》。

陸叔遠：電影還（入圍了）釜山電影節（展映環節），我也能去玩，他們邀請我一起走紅地毯。

劉天蘭：哪一年去的？

